



谁说室友一定就是好朋友？  
我们只是不幸在同一个“鱼缸”里。

FISHBOWL

[美] 莎拉·蜜诺琪 / 著  
SARAH MLYNOWSKI

郭筱云 /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玻璃 鱼缸



FISHBOWL

[美] 莎拉·蜜诺琪 / 著

SARAH MLYNOWSKI

郭筱云 /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  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玻璃 鱼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玻璃鱼缸 / (美) 蜜诺琪著; 郭筱云译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039-4265-5

I. 玻… II. ①蜜…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4010号

## 玻璃鱼缸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[美] 莎拉·蜜诺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译 者  | 郭筱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选题策划 | 王 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斯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| 引文馆·闫薇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| www.whyscbs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<br>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0年3月第1版<br>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70×630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0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039-4265-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5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目录 CONTENTS

- 开场白：只是要先给你一点点的提示 /1
- 1 艾丽的错误(艾丽) /3
- 2 乔婷不想说话(乔婷) /9
- 3 艾玛气炸了(艾玛) /18
- 4 艾丽好兴奋(艾丽) /25
- 5 乔婷抵达(乔婷) /46
- 6 艾玛受到瞩目(艾玛) /64
- 7 乔婷不要奶油(乔婷) /79
- 8 烦死人又无所不知的旁白者贡献自己的浅见  
(那她自己又算是哪根葱啊?) /87
- 9 乔婷给她的鱼取名字(乔婷) /100
- 10 艾玛明明很自私，还在那里自怜自艾(艾玛) /109
- 11 艾丽头晕了(艾丽) /124
- 12 大门内侧的纸条  
(不是贴在冰箱上，不用想也知道为什么) /140
- 13 乔婷努力解决一切(乔婷) /141
- 14 艾丽快抓狂了(艾丽) /156
- 15 艾玛谈生意(艾玛) /158
- 16 艾丽摆姿势(艾丽) /170
- 17 疯狂海报全集 /175
- 18 艾丽！你很迟钝！他喜欢你！（艾丽） /181

- 19艾玛看起来很白痴(艾玛) / 204
- 20乔婷准备出门(乔婷) / 211
- 21旁白者试着对派对提供中立又面面俱到的描述 / 222
- 22艾玛火大了(艾玛) / 242
- 23艾丽规划未来(艾丽) / 255
- 24乔婷嗑了药什么都说(乔婷) / 263
- 25艾玛的违禁电话(艾玛) / 280
- 26乔婷倒计时(乔婷) / 283
- 27注意了，艾丽！（艾丽） / 296
- 28旁白者口中的新年派对 / 302
- 29乔婷宿醉(乔婷) / 308
- 30艾丽还在状况外(艾丽) / 315
- 31艾玛吃药(艾玛) / 321
- 32乔婷被弄得喘不过气来(乔婷) / 330
- 33你一定要留一些吗，艾玛？(艾玛) / 333
- 34今天是情人节前夕，整个情况变得有点混乱，  
所以你就倒一杯酒，好好听旁白者说故事吧 / 338
- 35当哈利碰上莎莉(艾丽) / 355
- 36乔婷放手(乔婷) / 361
- 收场白：旁白者告诉你两个半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/ 371

## 开场白

只是要先给你一点点的提示

艾丽、乔婷和艾玛快要放一把火把她们的公寓给烧了。不，她们并不是故意的，你以为她们是神经病吗？

好啦，别担心，没有人会因此受伤，也不会有让人心跳停止的《急诊室的春天》背景音乐，没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大叫“状况报告！”没有长得像乔治·克鲁尼的帅哥爬到推车上把一个人的心跳电回来，也不会有人进行任何的心肺复苏术，包括口对口人工呼吸。

当然啦，我们大家都对这个状况心存感谢。虽然当那个住在一栋公寓楼上的代课老师珍妮说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她似乎希望有点比较刺激的事情发生，例如女孩们被困在浴室里，火舌蔓延到紧闭的门上，而她们站在喷着水的莲蓬头下，一边流汗一边发抖，然后她们看到浓烟慢慢地从门缝钻进来，正当她们要昏倒的时候……不，等一下！也许她们其中之一真的昏倒了。她会在那个可爱的消防队员撞飞浴室门的时候昏倒，然后他会把三个女孩们全部甩上他充满肌肉的肩膀。他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“猛男幻想秀”月历里走出来的猛男（只不过他的消防衣拉链是拉起来的），扛着她们走进午夜清新的空气中，脱离险境。然后他会给那个昏倒的女孩做心肺复苏（对！对！口对口那种），而她开始呼吸了！她活过来了！能活着实在是太太好了！是不是？

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，这只是珍妮的幻想，而珍妮根本不是本故事的重要角色之一。

抱歉，珍妮。

话说回来，女孩们会去急诊室，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而不是真的有什么需要担心的。只是因为吸进了太多一氧化碳，所以需要补充氧气。她们也需要洗个澡。当她们冲出着火的公寓时，看起来可是一点也不体面，不过如果有哪家时尚杂志刚好在旁边偷拍的话，她们倒是可以成为很棒的“造型前”或是“错误示范”照片。当然啦，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哪个时尚摄影师会坐在急诊室的待诊室？拜托。女孩们的脸会看起来像是被黑色粉笔涂过一样，前提是世界上有黑色的粉笔，因为世界上好像没有白色的黑板。至于她们的头发……如果她们的妈妈看到她们那像老鼠窝一般的头发，大概会双手蒙住眼睛大叫：“把它剪掉！全部剪掉！”脑袋里一边想着之前的粉红色口香糖事件。妈妈们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反应过度。

这些女孩们看起来绝对不好看。

但是你知道她们会需要什么吗？甚至比洗澡更需要？

保险。跟氧气和水比起来，这似乎微不足道，但是当你缺乏保障的时候，事情通常会变得比较麻烦。

无论如何，你现在还不需要担心这些关于火灾的胡言乱语。三个女孩甚至都还没见面呢。所以，放轻松，喝杯咖啡。算了，没有必要引起任何《急诊室的春天》背景音乐式的心跳加速。喝杯花草茶好了。还有请注意每一章主题中的名字，不然你会搞不清到底是谁在说话。喔，还有请忘了你曾听说谁“烧掉公寓”什么的。

你有听说布雷街56号B的火灾吗？

（火灾？什么火灾？顺便睁大你无辜的大眼。）

做得好极了！

## 1 艾丽的错误

艾 丽

吼……

闭—嘴。

吼……

闭—嘴。停一秒钟。

吼……

闭！嘴！我正试着集中精神搅拌我的速溶咖啡（我的咖啡机已经跟着它的主人，我的前室友之一，回温哥华了。而我的另一个大学室友、大部分的家具、所有的厨具和客厅的电视，也都抛下了我，回到那个多雨的温哥华了），但是这个磨牙般的“吼……”一直打断我的思绪。这就像是当你不小心咬到嘴唇，它就肿起来了，然后因为它肿肿的，所以你又一直咬到它——懂吗？

吼……

拜托，拜托，拜托停止吧。

3分又10秒钟后，吼……

该是引爆那个烟雾警报器的时候了。我已经住在这间公寓超过两年了，这段时间里，它的电池一直都是电力充沛。但是事情不是总是这样吗？它们一定要等到丽贝卡和梅莉莎搬出去之后才决定大闹

特闹。我的两个前室友都比我高至少15公分，而我只有150公分（我比较喜欢被称为娇小，而不是矮。还有，不要跟我说什么“身高残障”那种鬼话，谢谢）。她们只要垫个小凳子，上面甚至不需要加上电话簿，就可以碰到它，然后轻松地拿出那些讨厌的电池，让那个“吼……”停止。

那个蜂鸣声又开始残害我的耳朵了，我开始检查右手大拇指，看看有没有多余的指甲可以让我啃。恶心？没错，这是从我妈那里遗传到的一个恶习。

也许这个“吼……”是个讯号，告诉我该穿好衣服，然后在上班前走到最近的星巴克去点一杯卡布其诺。也许我会在那里遇到一个可以停止这个“吼……”的人，也许我会交到新朋友。我需要新朋友。现在我的前室友都离开了，我在多伦多只剩下一个朋友，克林，但是偷偷告诉你，我有点爱上他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不能算是朋友。我试着不去爱上他，因为他并没有爱上我。我是在去年明白这一点（我爱他而他不爱我）。有一次我喝多了麦克柠檬酒（加拿大女生的啤酒），然后脱口说出：“我爱你，克林。”他的脸唰地一下变得像纸一样白，好不容易才勉强挤出一句：“谢谢。”

谢谢？谢谢是什么意思？“谢谢你帮我做了个火鸡三明治，艾丽。”可以适用。“谢谢你在我跟我经济学班上的贱女人上床的时候帮我录TWIB（那是‘本周棒球回顾’的缩写，给非蓝鸟队迷看的）。”最糟的情况，不过很显然地，还是适用。但是“谢谢你对我说‘我爱你’。”是什么意思？他开始像个10岁小男孩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他该走了，明天一大早上课（好像他去上过课一样），而我惊觉自己刚刚犯下了一个错误，非常大的错误，所以赶紧说：“以朋友身份来说，我是说我以朋友身份爱你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所以严格来说，我不确定他不爱我。他非常有可能相信我的话，

认为我对他的爱不是那种形式。而如果他认为我并没有爱上他，他大概也就不想冒险承认自己对我的感情。他大概是害怕主动提起而被我拒绝。不过他倒是从来不怕被其他的女生拒绝。

但是我跟其他的女生不同。我的确不同。克林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欣赏他。

现在你懂了吧？我正处在一个多伦多朋友干旱期。当然，两个礼拜后，只要两个新室友搬进来，我马上就会拥有两个速成的朋友。可是在那之前，我该跟谁讲话？真希望我养了狗。我一直都很想要一只狗，一只会睡在我枕头上的狗，一只我可以带它去散步、喂它零食、教它打滚、用两只脚走路和其他有趣杂耍的狗。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带它上电视，比如在大卫·雷特曼的《傻瓜宠物杂耍》里表演。不过如果我想养狗，是不是该先问问新室友们的意见？以防她们会过敏？这样是不是比较符合人道主义？我可不可以把狗藏起来？它可以睡在我的房间里，我的房间是三间房间里最大的。

但是，如果我可以打电话问她们这件事，就表示我有人可以讲话。而如果我有人可以讲话，就不需要一只狗了，对不对？

叽……

说不定等到我从咖啡店和学校回来，那个“叽……”已经停止了。有时候你祈祷一件事发生，它就会发生。真的。像四年级那次，我为了第二天早上的星期一乘法考试而哭着上床，因为我一直卡在九的乘法表。整整五个星期，上课的时候杜波老师都会点我起来，叫我回答，“艾丽，九乘以二是多少？”当我回答18之后，她就问：“九乘以五呢？”她会连续问我六个问题，确定我全通过后，才能接着学十的乘法表；但如果我答错任何一题，下个星期一就得重考一次。

所以，整整五个星期，我都哭着上床，因为虽然九乘以十和九乘

以十一简单得要命（“别把乘法当敌人，乘上十只要加个〇。别让数学找麻烦，乘上十一就会看到双胞胎！”——妈妈帮我想的这些口诀），我总是会忘记九乘以八（72）或是九乘以九（81）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两个答案我都回答是65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卡在九的乘法表五个星期，而第二天早上就要考试了。我知道多一天（或两天）让我练习绝对会有帮助，结果，轰，第二天早上就发生水灾了。我们这个城市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被水淹过，你看看这有多怪？不用说，学校当然是停课了，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到学校，除非他们家里有小船或是水上摩托车。真是超诡异的。然后等到我星期二考试的时候，我就过关了。

看吧？真的是会发生的。

叽……

我刷了牙，套上牛仔短裤、背心、还有凉鞋，抓了皮包就往门口走出去了。

任务未完成。工作——很好。嗯，并不是说让人感到很充实的很好。电话营销怎么可能让人感到充实呢？虽然我是在为安大略大学校友会募款，所以应该称为电话募款，这比电话营销听起来不讨人厌，似乎也比较不缺德。而且我今天募到了超过500元，成绩不错。话说回来，卡布其诺——也很好。认识比较高的朋友来帮我解决那个“叽……”——不好。

但是，怎么了？静悄悄？我抬头看着那个挂在客厅墙上、靠近厨房门旁的侵略者。那个可以把牛奶变成酸奶酪的噪音终于寿终正寝了吗？

除了外面的车声以外没有别的声音。我让窗户开着，因为现在是让人呼吸困难、严重脱水的36度高温，而我买不起冷气。我曾经有一台电风扇，但是就跟其他一切能让我感到愉快的东西一样，它已经回

温哥华了。

静悄悄。看吧？我跟你说过它是会发生的。有时候当你真的很想要一件事发生……

吼……

该死。

嗯，星巴克隔壁有家药妆店，为什么我没想到要去买些电池？这不是比一边让自己咖啡因中毒，一边想象那些快死的电池会自动痊愈要有道理多了吗？

我把计算机椅从我的房间滑到客厅，放在烟雾警报器下面。这个计划很糟，非常非常糟。我的计算机椅是那种“DIY便宜货”，轮子就跟穿了高跟鞋、又喝了三杯葡萄酒的腿一样不稳。非常不幸地，其他铁制、比较坚固、比较适合这个工作的那几张椅子（也就是以前围着那张玻璃餐桌，放在厨房外面的那几张），也已经走了，跟着那张玻璃桌一起回去温哥华了。

我把计算机椅的高度升到最高。然后，紧张的一刻来了。现场就只有我、一个叽叽叫的烟雾警报器和一张滑来滑去的计算机椅，在一间没有沙发也没有咖啡机的公寓里。

稳住。稳——住。我举起右手伸向烟雾警报器。举起左手伸进嘴里，把小指头的指甲插进嘴唇间。很棒的指甲增生。嗯，任务完成。多余的指甲片已经自由地在我的舌尖滚动，两手也已经稳稳地放在烟雾警报器上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

按下按钮？

吼……

糟糕。拆掉电池？为什么我拆不掉电池？椅子晃来晃去！头部重创倒计时开始！需要两只手来保持平衡！稳住！稳——住。

叽……

现在一就一给我一闭嘴。把警报器整个拆掉？喀嚓，烟雾警报器拆除。等待三分钟，叽叽叫停止。

嘻嘻。

我想我把它弄坏了，现在大概该把它挂回墙上，我不能就这样把它留在桌上。什么桌上？（盖着桌布的一堆牛奶罐可以算是一张桌子吗？）好，烟雾警报器已经回到天花板上了。

我小心地弯身坐下，然后把另一只手指放进嘴里。等待三分钟。

没有叽叽叫。一点点“叽……”都没有。

看，这不是好多了吗？

## 2 乔婷不想说话

乔 婷

8月27日 备忘录：

1. 打电话叫车送我去机场。✓
2. 打电话给妈，提醒她去机场接我。✓
3. 翻冰箱看有没有剩下的食物。✓
4. 扫地。✓
5. 丢垃圾。✓
6. 关窗。✓
7. 把公寓的钥匙还给房东。✓
8. 把到机场的出租车收据留下来（公司同意付款）。✓
9. 检查航空公司加到卡里的里程数。✓
10. 把衣服送去干洗。
11. 打电话给“快乐搬家”，确认租用卡车搬家到新公寓。

“哈罗，”那个坐在我隔壁靠窗座的烦人上班族，一边脱下西装外套一边说，“真是美好的一天，你好吗？”

太棒了。难道我正专心在看一篇文章不是很清楚地表示我没兴趣谈话吗？“很好，谢谢。”

他把手臂放在扶手上，“我也很好。”

我抽出《纽约时报》，当一个人看起来像是很专心，尤其是专心于阅读《纽约时报》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就不会想要去打扰她。拜托，那是《纽约时报》，不是什么漫画书，或者更糟的什么时尚杂志，好吗？那上面等于是写满了“严肃”两个字。

“你在看什么啊，小姑娘？”

我花了一小段时间去忘掉那令人受创的称呼，他是眼睛瞎了吗？

“报纸。”我再一次尝试在回答中显露出我的兴趣缺缺。也许现在他终于会扬帆而去，不再试着开启这种无聊的谈话了吧？漂走，烦人的家伙！随浪花漂走吧！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学生。”现在马上消失。够了。

“喔，真好。”他用那种“拍拍我的头”的声调说。请注意，他根本没想到要去问那个很明显的问题，“你在学什么？”并不是说我在乎这件事，我根本就不想跟这个人谈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坐在隔壁就表示有必要小聊一下。

他把自己像件充气救生衣一样撑起来，“我负责管理一个国际性的家电销售部门，它的规模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。”

我不记得我问过，不过既然你提到这件事，那我问你，难道这就是你现在坐在经济舱的23D座位也就是我的隔壁的原因吗？因为你是如此地有钱有势？“那很好。”相反地，我这样回答他。并不是说我是个胆小鬼，只是我干嘛要那么没礼貌？

我把CD随身听的耳机从我的手提包拉出，戴在耳朵上。很可惜的是，我的CD随身听坏了。我在候机楼等着上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。重要的是，他并不知道。说不定我把头上下左右摇晃，一副听得正高兴的样子，就可以摆脱他。

离飞机着陆还有45分钟。

我妈最好准时来接我。上一次我从卡加利的法学座谈会回来的时候，她说要到多伦多机场接我，结果整整迟到了45分钟。她一直以为我的到达时间是5点，虽然我贴在冰箱上的机票复印件明明写着4点。当她4点55分到机场的时候，还庆幸自己早到了5分钟呢。先不管为何她不看清楚冰箱上贴的时间，我更想问的是，为什么她没打电话到机场去问飞机到达的时间？为什么会有人要一路开到机场，整整45分钟的车程，而不先询问正确的班机到达时间呢？我的飞机被延误的可能性非常大，那时候是12月，暴风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所以这一点也不合逻辑。

这一次，我特别叫她要打电话到机场，甚至把电话号码都写给她了。其实，我早该坚持搭出租车回家的。唉，她能不能及时赶到，早已超出我的掌控之外了。

亲爱的，可爱的妈。去年光是我记得的，就至少有四次，她把钥匙锁在还发动的车子里，只好打电话要我爸送备用钥匙给她。不过老爸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有一次当我妈——“那个门关得实在是太快了！我根本来不及抓住它！”——把自己卡在市中心的皇后街上，我爸大老远跑去救她，结果发现他把备用钥匙留在家里了，就在——“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把它们放进口袋里了。”——餐桌上。他们最后打电话向我求救，而当我历经了两个小时的地铁折磨，好不容易赶到的时候，他们正快乐地坐在车盖上吃潜艇堡野餐。真是让人气到不知该说什么了。好吧，我承认他们是有那么一点可爱，甚至觉得那是他们碰过最有趣的一件事。

跟爸妈住一个星期，七天，168个小时，这就是我仅剩的时间。这七天要跟我妈解释怎么操作那个“沟通机器”来“上线”（“那叫‘因特网’，妈。那叫‘上网’，妈。”）。这七天要捡我爸似乎

很有计划地丢在厨房地板上的臭袜子。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厨房脱袜子？那里没铺地毯，只有冷冰冰的地砖而已。

我不在时，他们应该可以照顾自己吧？

我应该去买个手机，确保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。

除了让我能住在纽约一整个夏天以外，我的夏季打工还让我存下足够的钱，在多伦多可以搬出去自己住。如果接下来的一年我还得每天从我爸妈的房子，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到学校上课，那我还不如干脆休学去转角的咖啡店打工算了。

去年，我得走15分钟才能到达公车站，然后才能坐公交车去地铁站，然后才能坐地铁到学校。现在，从我的新公寓走到学校却只要五分钟。五分钟！

当初是我哥哥亚当转寄了一封关于这间公寓的e-mail给我，他朋友的妹妹在找室友。那是一间三居的公寓，位于一栋两层楼房的一楼，而她的两个室友都要搬回加拿大。最棒的一点是，她在租金法生效前就住在那里了，所以每个分租的人一个月只需要付500美元的租金。我夏天打工的法律事务所，不可思议地付给我一星期2000美元的超高工资，让我有足够的钱可以住至少一年。然后到五月，我要再去纽约，成为正式员工。当然，前提是，我得保持平均成绩在B以上，这点我不用眨一只没上睫毛膏的眼睛就可以办到。

并不是说我很爱眨眼睛，其实我经常揉眼睛。这个烦人的双眼马杀鸡习惯，大概是从我常常在图书馆挑灯苦读之后开始的。每次离开图书馆的时候，我看起来都好像被人在鼻梁上打了一拳。我的时间表上有很多的图书馆时间，每天早上9点到10点我都在那里，10点到下午3点在学校，然后又回到图书馆一直待到晚上。中间只休息15分钟，去吃一个低脂三明治午餐，还有一个低糖晚餐。不过，住在学校附近最棒的一点，就是离安大略大学的体育馆很近。我每天省下的1